

第六章 印度佛教之演变过程

印度由奥族、荼卢毗人及雅利安人三大先期殖民民族，形成其思想与文化。前两者形成印度非正统文化，而后者后来居上，主宰了印度之统治权，形成主要的吠陀文化。

依佛光出版社的《佛教史年表》记载，西元前二~三千年，印度文明（历史）肇始，约西元前一千五百年中国商代祖辛朝时期，可能来自里海地区的波斯族旁系的雅利安人（梵字 Aryan）入侵印度五河地方，约西元前四百至一千年前后西周穆王时代，雅利安人移居到恒河流域婆罗门教成立期。

西元前四百至一千年前后，印度成立四姓制之雏形。成立婆罗门教的《吠陀 Veda》本集，《梵书》文献，初期《奥义书 Upanisads》。憍萨罗 Kosala，摩揭陀 Magadha（中印度王国，佛教摇篮），阿般提 Avanti，跋蹉 Vatsa 等四国兴起，诸都城工商业发达。六师外道辈出，各倡唯物论，快乐主义，怀疑主义等思想。

由上述「佛教、佛经、译经、佛学辞典之重要沿革简述」一节可见，几乎所有的佛教经典，都是于佛灭后百年、数百年或千年后，才由后人历经各阶段，混杂或融合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宗教背景与目的，陆续分批创造，但仍扩大为「佛说」、「如是我闻」，大量向南北输出，进行文化与宗教改革与灌输。

印度从德里直到锡兰天气是一片炽热，炎热虚弱了人们的体格，缩短了青春，更影响了居民的静寂宗教与哲理，唯一能解暑的方法，就是学打坐静止不动。当然就形成了各种艰深细腻的思想与哲理。

婆罗门灌输每一个时代人要对祭师的尊敬意识，进而建立他们这一阶级的尊严，并维持不容易取代的优越地位。释迦时代就开始有了至高无上权力的争夺，由武士权贵们手创的佛教徒本身的活动，来与婆罗门争夺印度的宗教领导权就达千年之久。

而依各创造者之诉求理念与目的差异，及文明的逐渐开化，民智渐开，为达创造者与需求者各取所需，即各据山头，形成派别分裂。印度佛教之派别与演变大致如下述：

原始佛教:

上座部 (arya) sthavirah 或 sthaviravadin 或 mahasthavira:

(小乘 hinayana)

雪山部 haimavatah:

说一切有部 sarvastivadah 或 sarvastivadins:

犍子部 vatsiputriyah: 正统教义, 无神论与无阶级论, 在恒河流域王舍城, 随孔雀王朝兴亡而盛衰。以巴利语传法, 却视梵文记载的大乘佛法为魔说。

法上部 dharmottariyah:

贤胄部 bhadrayaniyah:

正量部 sammatiyah:

密林山部 sannagarikah:

化地部 mahisasakah: 婆罗门僧改信之佛教, 表面依从, 而实际上本质不变而混同, 南传至锡兰、越南、缅甸、寮国、泰国。

法藏部 dharmaguptah:

饮光部 kasyahpiyah:

经量部 sautrantikah: 宗轮论, 说经部, 师长部大众部 (arya) mahasanghanikaya, mahasanghikah 或 mahasamghikah: 佛灭后 265 年, (大乘 mahayana) 由大天和尚 mahadeva 领导产生分裂, 混同希腊宇宙发生学与形而上学, 分显密宗北传北印度、中、日、韩

一说部 ekavyavaharikah:

说出世部 lokottaravadinah:

鸡胤部 kaukkutikah (gokulik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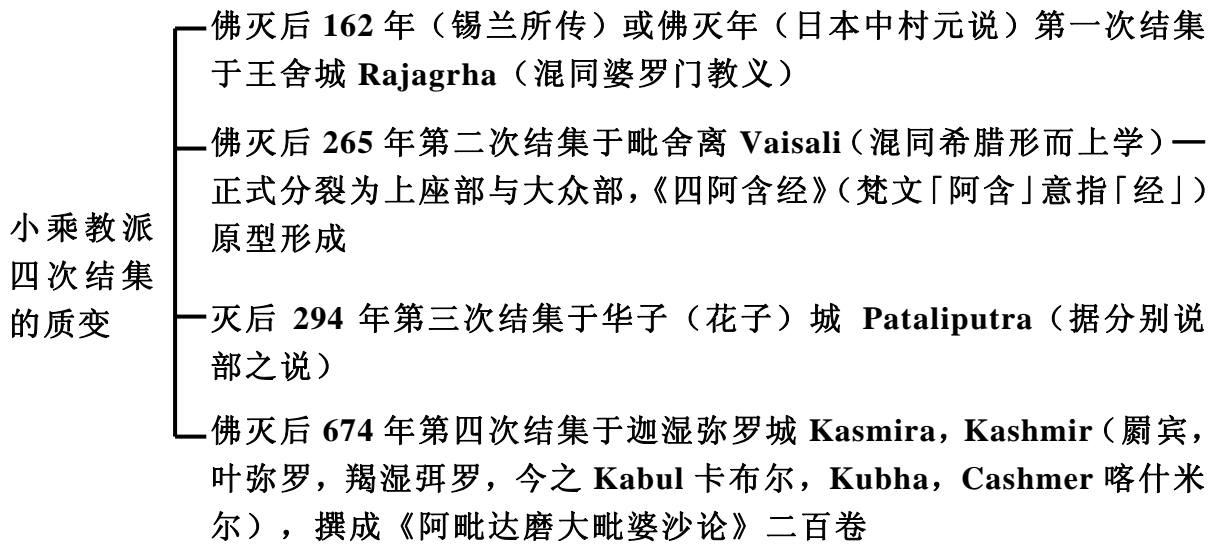
多闻部 **bahusrutiyah**:

说假部 **prajnaptivadinah**:

制多山部 **jetavaniyah** 或 **caityasailah**:

西山住部 **aparasailah**:

北山住部 **uttarasailah**:



秘密结集—金刚手菩萨受持结集。

慈氏弥勒菩萨 **Maitreya** 云所谓八万四千诸妙法蕴五种藏教：令阿难受持所说素怛缆藏；邬波离受持所说毕奈野藏；迦多衍那受持所说阿毗达磨；曼殊室利菩萨受持所说大乘般若波罗密多；金刚手 **Vajrapani** 菩萨受持所说甚深微妙总持门。

◎由释迦佛未主张之说法，佛陀未到之地区等事实，证明大乘佛经为再进步之「后造经」。

因为信徒相信「未来佛」尚未降世，凡大德们有所创见都推给「今世佛」。大德们优秀的立论并不亚于释迦佛说，但也有一大部分俗化、仿造之说，瑕疵百出不堪入目，却都因冠有「如是我闻」而被视为佛陀所说，造成莫大的混乱。今日于研读佛经中，发现凡是具有下列任何一点之佛经，都可怀疑不是「佛说」或「原始佛教或释迦佛所说经」，是西域、中亚的胡人有所意图而创的「胡图说」或「自作经」或「后造经」或「人造经」，或当时大德们有重要发现而创之「大乘（佛）教所说

经」：

- 一. 提及「大乘」、「小乘」四字者，因释迦佛在世时，并无大乘与小乘之分。
- 二. 提及「佛灭后」三字者，因释迦佛灭后，佛教即分裂为十数派，各派都不承认他派之三藏经论为「佛说」。
- 三. 提及「佛塔」、「葬塔」，佛舍利处等相关字词或事宜者，因释迦佛在世时，从未建过或意图建立或谈论过。
Stupa, Thupa, Dhatugopa [梵音]浮图，佛图，浮屠，偷婆，塔婆，兜婆，窣堵波，窣堵婆，菴斗波，菴斗婆，偷婆，素波：[梵]发束，头顶，主要的屋梁，佛塔，葬塔。
[汉译]塔，庙，塔庙，坟，佛塔，大聚，聚相，妙宝塔，佛舍利处，填陵（正统陵墓），**pagoda, place of Buddhist sariras, orthodox mausoleum (tumulus), temple, tower, or pyramid.**
- 四. 提及「释迦佛灭」或「释迦佛舍利」之情形者，因释迦佛在世时，不可能亲自谈及其本身火葬之过程。
- 五. 提及「佛像」或「造佛像」事宜者，因释迦佛在世时，从未主张或赞成塑造佛像。
- 六. 提及「五戒律」以上者，因释迦佛在世时，只规定此五戒而已，后来庞大的戒条是千年演化出来的。
- 七. 大部分的「释迦」传记，因释迦佛是在传道弘法，并不谈论其本身传记。造经者何以知释迦佛之前世与来世？释迦佛只是觉悟「苦集灭道、苦空、无常、无我」者，本身也强调不必要或不应知前世与来世，若能知、可知才为成佛之另一条件，则众生尽其一生永远休想开悟成佛。因为一般人不知即如何或根本无法成佛、或成为能预知前世与来世之佛、或觉悟者或预言者，或能预知前世与来世？
- 八. 已知佛经有作者或造经者，即非纯是释迦佛本人所亲说。
- 九. 在经文或论述或译经中，明显可看出其分别所称有「佛、如来、世尊」，并非全指释迦佛，而系当时指的造经者、或说经上座僧、或转轮王、或译经僧。

十. 在经文中，同一佛或不同佛之过去世佛与现在世或未来世佛对谈，如释迦佛与观世音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地藏王菩萨，或与转轮王对谈。因上述各佛据同一或不同经文称系由释迦佛转世，故不可或不应同一人或佛或神对谈，否则即为怪谈无稽。

十一. 据经文言，其母高举右手攀树，佛即由右胁产下，依梵文极可能系孕妇高举右手而由阴部流产之错译，或造经者因自小出家或因古代医学落后而无生产经验与知识，以讹传讹所致，此现象与基督教圣经称耶稣之母无孕生子一样地无知神话，不可信。

Kaksa[梵]下，阴部，脐带，干草 [汉译]下之意

十二. 所有的「律藏」、「论藏」、「经论」、「律论」与「论释」。

十三. 所有的「本生经」、「譬喻经」。

因若释迦是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时，暂不以所谓的神通说立场，他不可能自称自己曾为鹅王或兔王，或以第三人称说释迦佛曾为鹅王或兔王。这些佛经或其他有「神通、放光」之佛经，无非都系于释迦佛灭后数百年，由大乘（佛）教造经者，以「寓言」法或「寓言」故事，表达大乘（佛）教所欲表达的「应供养佛、法、僧三宝」、「因果报应」、「因缘缘起」、「生死轮回」、「成佛之道」等等思想概念或信仰而已，不必将其故事内容视为真实，或不必追究其故事内容之真实性。

十四. 提及释迦佛之外的其他诸神者，因释迦佛在世时，反对拜神。

十五. 提及「神通」、「放光」四字者，因释迦佛在世时，就是反对婆罗门教及其他拜神教外道，借外力修行求解脱者，应靠自力修行才能解脱。所谓「外力」即藉任何神、佛之「神通、放光」或向其「祈祷、祭拜」，以驱魔避邪、庇佑、加持、灌顶、接引等。

所谓「自力」即自我之「一心」、「明心见性」、「戒、定、慧」、「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亦即「自我觉悟、了脱、自在」、「不求名利、功德、回报、福报」、「自求多福」。

且释迦佛系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历史人物，他不致于如他教自编自导自演具有「神通、放光、加持、灌顶、接引」，否则即不成其为佛，因「佛」乃觉悟或觉悟者，并非靠外力或本身之「神通、放光、加持、灌顶、接引」，而系靠自力修持

「戒、定、慧」而觉悟、开悟、证悟，否则最原始之佛的「释迦佛」在世时，即无「阿弥陀佛、弥勒佛、观世音菩萨、药师如来佛、地藏王菩萨」等等诸佛菩萨，更无任何无量无边之亿万诸佛投胎转世在人间，更无由「释迦佛」投胎转世才有的「藏密活佛」在世，则释迦佛要靠谁之「神通、放光、加持、灌顶、接引」。

更何况，据经文所说，上述诸佛悉由释迦佛入灭后，再投胎转世到人间，则更无由「后世」之自己，度「现世」之自己之理，故对于大乘（佛）教之佛法部分不正确说法，只能以「荒唐」两字来形容。

而经文中，「现世」之释迦佛，与「来世」之释迦佛或上述诸佛，对答如流，更是只有把信徒当白痴的造经者，才能创造出的「无稽之谈」的伟大杰作，真是令人拍案叫绝，赞叹不已。但就「佛、法、僧」三宝三赢，及寄生于佛教「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之各行各业之局面与立场而言，后来的「佛法」确实是天下「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最为殊胜的绝妙妙法，值得令人赞叹不已。

反之，觉悟者不可能，也无需具有一般所认知之「神通、放光」，才能证悟人生之「生、老、病、死」、「苦、集、灭、道」、「无常、苦空、无我、涅槃」、「常、乐、我、净」、「因果果报、六道轮回」。且觉悟者，亦即成佛者，必然全然无意图或爱欲于往生西方或任何一方之极乐世界净土享福。反而只求了脱「六道轮回」，以趋「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亦即不到天堂、地狱、人间或六道三界之任何一方。

故所谓「极乐世界」、「无间地狱」之说，显然全然系对「觉悟之法」无知之有心人士或造经者，为图以威胁、利诱手法，创造与外道无异之天堂与地狱信仰，以愚弄（美名「安抚」）众生与扭曲佛法之卑劣之举。此已由中国佛经经文，与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或贵霜王朝实施之佛教政治得到印证。

而释迦佛既已「成佛」而「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了，即不可能因「誓愿」永年继续不断「转世」成其他诸「佛」，至这个地球世界持续「普度众生」，否则即「佛法真理」自我违反、否定、推翻、颠覆「三法印」之「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之「佛法真理」，以致违反「三法印」之说。

否则，释迦佛或其他无数诸佛，也不成其为已「成佛」。否则，即不成其已「涅槃寂静、不生、不灭」，而系成为「永生、不灭」之「神」，也与「三法印」自相矛盾。因「无我、无常」即指「无永生永世恒常特定之我」，而「涅槃寂静」即指「解脱六道轮回，不再转世轮回」，故既为「无我、无常」，即「无永生永世恒常

特定之我」接受「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且既已「成佛」，即不再「轮回」。

又若确为「释迦佛」转世，则为何每次「转世」，都使用不同名号，又为何成为「释迦佛」之左右「佛」或「菩萨」或「天王」，或分别供奉诸佛，另造诸佛之造像、佛经，也是无稽之谈。因此，千百年来使得中国信徒们，不明其所以然，却费尽心机来为此圆谎、解说，而消耗掉庞大的心力。

或可谓释迦佛之转世，也因「因缘和合而生而灭」与「无常」，故转世后之造像与说法内容不同，则如此即非「原厂原品」或「基因复制」之「转世」，即非为同一人或佛或神，亦即非「释迦佛」或「释迦佛转世」。否则一切万事万物，包括释迦佛与诸佛在内，悉皆「无常、无我、因缘和合而生而灭」之说，即不攻自破。

最残酷的是，释迦佛千辛万苦苦修四十五年，于七老八十岁才得以涅槃寂静，不生不灭，成佛而出离六道轮回或人间。但大乘（佛）教却硬以各种自相矛盾之理由或因果论，将释迦佛由「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之境界，拉回到「六道轮回」痛苦深渊的人间来折磨，且有些经典要其投胎转世，来回人间三十数次，接受人生痛苦折磨，才要放他甘休。甚且，以天下或宇宙中，唯独释迦佛修得最高佛果，令其独自一人孤独地安住于「常寂光天」。

可见，部分大乘（佛）教绝非是延续释迦佛之原始佛教，而大乘（佛）教之佛经，绝非全是「释迦佛说」，而大部份是「胡图说一人造经」。

又既然「诸行无我、诸法无常」，故亦即包括「六道、六根、五蕴、四大、三界、众生、诸佛、诸法、诸僧、诸行、诸净土、诸天堂、诸地狱」在内之一切万事万物也皆「空、无我、无常」，也悉随「因缘和合」，「而生而灭」，而「无常」、「无我」、「无恒常特定之六道、六根、五蕴、四大、三界、众生、诸佛、诸法、诸僧、诸行、诸净土、诸天堂、诸地狱」。若有，也只有随「因缘和合而生而灭」，随时随地「变化无常」、「不特定」之「六道、六根、五蕴、四大、三界、众生、诸佛、诸法、诸僧、诸行、诸净土、诸天堂、诸地狱」，甚至根本全「无」，全「空」。

因既然「无我」，就「无他」，而「六道、六根、五蕴、四大、三界、众生、诸佛、诸法、诸僧、诸行、诸净土、诸天堂、诸地狱」在内之一切万事万物，即是「我」之外的「他」。既然「不我执」，就「不他执」，故为成就「无我」，即应「无他」，亦即无「六道、六根、五蕴、四大、三界、众生、诸佛、诸法、诸僧、诸行、诸净土、诸天堂、诸地狱」在内之一切万事万物，才能达到「无我、无他、涅槃寂静」，而「不生、不灭」。

又一般的「因果报应」之说，若在于强调「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为「求」善报，即应作「功德」，以「求得」福报，即「有所求」，即陷入「爱欲」、「我执」、「贪取」，即不能离苦。在电视或报章杂志上，常见「今生做官是何因，三世黄金妆佛身」等等，利用人性「贪欲」弱点，以「利诱」行善作功德，全然「扮猪吃老虎」、「商业化」之广告词，亦即已沦为牵就的、俗化的佛教，甚至古今中外各种宗教都一样，极严重偏差的「非宗教性」「因果」论。故此种对「因果报应」的浅见认知，也自我违反、否定、推翻、颠覆「佛法真理」、「三法印」、「四圣谛」。

若不懂超乎一切「生命能」的认知，则不知何来「永世、恒常、特定」之「六道、六根、五蕴、四大、三界、众生、诸佛、诸法、诸僧、诸行、诸净土、诸天堂、诸地狱」之假说，更不知无「永世、前世、今世、来世」之「恒常特定」之「我、他、众生、诸佛、诸僧、诸法、诸行、诸净土、诸天堂、诸地狱」。故何来「永世、前世、今世、来世」对幻化认知之「永生永世」、「恒常特定」之「我、他、众生、诸佛、诸僧、诸行」，进行「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回向」？

否则，亦即「佛法」自我违反、否定、推翻、颠覆「一切万事万物」或「诸法」或「诸行」悉皆随「因缘和合」「而生而灭」、「无常」、「无我」之「佛法真理」。否则，即成为「永生永世」、「恒常特定」之「我、他、众生、诸佛、诸僧、诸法、诸行」，则何来「因果果报」之说，或「无常」、「无我」、「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之「佛法真理」、「三法印」？

或谓天下尚有选择性的，独一无二的，恒常不变的「佛、法、僧」三宝，亦即「佛法真理」为「实有」、为「恒常」、为「真如」，则即「佛法真理」自我违反、否定、推翻、颠覆「诸行」、「诸法」之「诸」，亦即「一切」，则即并非「诸行」、「诸法」，亦即「诸行」、「诸法」，并非为「真理」，而有「例外」或「选择性」，因所谓「真理」即使对该「真理」本身，也应是没有任何例外或选择性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但「俗化佛教」之大师们对各种不同经文与论释中，时而说其「佛法」为唯一的「常」，时而说「佛法，非佛法」，「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随「权便」因材施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随时随地都「无常」地在变，一如其对「空、有」之认知，既是空，又是有，既是不空，又是不有；既非空，也非有；既是非非空，也是非非有的「无常」、「无法」，或可说误解如此的模棱两可、摇摆不定地「无常」，即是其「常」乱七八糟，胡说八道，搞得多闻佛法者七荤八素，头昏脑胀，

无法可循，如来如去，不知所从。

又说无明无知的凡夫，亦即愚夫愚妇的众生，若未修得「戒、定、慧」，即无法成佛，无法涅槃寂靜，永生永世脱离「六道轮回」，亦即不听闻、修习、信仰佛法者，即为无明无知的凡夫，是愚夫愚妇众生，必会堕落「六道轮回」，永生永世入地狱，无法超生，大玩「国王的新衣」游戏。又谓信不信由你，一切随缘，且一再审慎明白声明强调，听信佛法，应以「般若智慧」、「不可着相、执着」为最要，大有「我不是故意的」，一切全看你自己的「智慧」与「意愿」判断，若有任何三长两短，概与佛法无关，是两厢情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之慈悲胸怀。

且大乘（佛）教之各种不同经文与论释中，前述之「六道、六根、五蕴、四大、三界」、「三法印」或其他「名相」、「果位」、「层次」、「神通」、「誓愿」、「六因四缘五果或十二因缘」、「戒、定、慧」之方法或内容之数量「六」、「五」、「四」、「三」，也常有增有减，故可显见其「恒常」之「真理」，也「无常」，常随造经或论释者之喜好，可增可减，时增时减，而不定，而「无常」，并非「不增、不减」，故显见其选择性的，独一无二的，恒常不变的「常」，仍为令人真假对错莫辨的「无常」，亦即其「真理」。

「佛、法、僧」三宝也极为摇摆不定地随时会由天堂堕落于「六道轮回」的「无常」，而并非「恒常」，更何况身为「僧」，而非「阿罗汉或佛」，必「常」受「一念」或「一境」而转，实乃司空见惯之事实，且经文也指称，于任何一方世界或天界之诸僧，于福报享尽后，仍会堕落于「六道轮回」，故身为「正修行菩萨道」之「僧」，何德何能与「佛、法、僧」并列为三宝，更有待商榷。然则又何来佛「涅槃寂靜，不生不灭」之说。且在「现世」腰缠满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之高僧，莫非不信「佛法真理」之「因果报应」、「六道轮回」。

或可说这些高僧在吃到人间甜头之余，即乐不思蜀，盖了小寺，要盖大寺，一间又一间的寺院建设，永无止境地大兴土木，小法会后接着大法会，一场又一场不间断的功德法会，有小佛，就想造大佛，造了十佛，要造百佛，千佛、万佛、亿佛待造，待装金身，一个接一个的伟大志业、计画、誓愿，急待信徒共襄盛举，尤其不景气时也不停止，反而变本加利。

永远有令信徒作不完的财施功德，让信徒日日夜夜忙得像只无头苍蝇团团转，而无暇修行，也令人怀疑其根本无意于「涅槃寂靜、不生不灭」，根本无意于看不见、摸不到、不可知的「往生西方或任何一方极乐世界」，而宁愿「来世」自甘再

墮落于「六道轮回」，再投胎转世为人为僧，重振志愿，重操旧业，何乐而不为，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更奇怪的是，千千万万甚至数亿、无量无边的诸佛，唯独释迦佛到此地球世界弘法，而有其涅槃入灭之记载，而其他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则缺如。亦即唯独释迦佛誓愿「永生永世」普度众生而成佛，其他诸佛未誓愿，则又何能成佛，成神，成菩萨。若有誓愿，则又为何从未转世到地球普度众生。

又若意图或爱欲往生天堂或极乐世界，即无法成佛，故往生西方或任何一方之极乐世界净土享福之信仰，不仅自欺欺人，误己误人，且全然违悖佛法「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以或即「了脱生死轮回之苦」、「自在入世生活」、「淡薄名利爱取」，亦即「六根、五蕴、四大皆空」、「涅槃寂静、不生、不灭」之最高境界信仰。

因此，只有「当下、今生、今世」之「我、净土」为「真」，为「有」，为「常」，其他人人都看不见、摸不着、不可知的「前世、来生」之「我、净土」，悉皆为「无常、无我、无净土」。则只能或应把握「当下、今生、今世」之「我、净土」。或自我涅槃，自创或自寻「净土」，而「寂静、不生、不灭」，自求「当下、今生、今世」多福。

或可说「信其有即真，不信其有即无」，也全「存乎一心」、「三界唯一心，心外别无法」、「心即净土」、「万法唯心造」、「诸法皆空，诸法皆有，或空或有，悉由心作」、「因缘所生，因缘所灭，生生灭灭，不生不灭」、「空中见有，有中见空，是空是有，皆从心生」、「诸法皆空，诸法皆有，空中生有，无空无有」、「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生不死，皆由心作」、「诸法皆有，诸法皆空，或有或空，悉由心作」、「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因缘生灭中，如梦如泡影」、「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因缘生灭中，无生也无灭」、「性空幻有」、「性空缘起」、「有空无常」。

因此，甚且可说，佛法系反对或不求更要超越「我、常、苦空、三界、果位阶级、三世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出世入世修行、往生西方或任何一方极乐世界」的信仰。亦即，南禅六祖慧能所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故只要「欢喜作，甘愿受」，一切作多少算多少，尽人事，听因缘，一切随缘，随它去，不求名利，不求功德福报，无所求，即能（才能）涅槃寂静，获得解脱，而无或不问「我，常，苦，空，法，三世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或任何一方极乐世界或天堂或地狱」之执着之苦。

但俗化佛教却一再强调「有」、「问」、「求」「恒常特定之我、常、苦空、三界、果位阶级、三世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出世入世修行、往生西方或任何一方极乐世界」信仰。

故而俗化佛教并非「三法印」与「因缘和合而生而灭」之「无我、无常、涅槃寂静、不生、不灭」的信仰。

因此，也可谓大乘（佛）教，大部分非原始佛教或非释迦佛教，是大乘「（造经僧）佛」说，纯非「（释迦）佛」说，且大都系「胡说、胡图说、胡人说」。

误认为释迦佛之原始佛教，即与当时所谓古印度或尼泊尔或胡人或原住民所信仰之其他外道信仰，并无二致，或可说并不高明多少，而无大力提倡或深入信仰之价值。

故所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仍有「有我」之执着与爱取，绝非信佛、成佛之「无我」、「涅槃（了脱或随他去）」之终极目标或最高境界。故「往生西方或任何一方极乐世界」信仰，不啻严重违悖释迦佛之信仰，而不值得提倡，或可说非「佛说」，而系「胡说」或「大乘佛经造经者之说」。

而大乘（佛）教与藏密之「神通」、「密咒」、「放光」、「加持」、「灌顶」，显然与释迦佛之「自力」修行法则说法不同，而是后来发展的特色。

十六. 提及下列各人、事、物、时、地者，因其「人、事、物、时、地」都系释迦佛灭后才有的史实，或其「地」是释迦佛从未到过之地。

马特(Mat, 在古印度北方, 今日北印度之德里, Delhi 东南方的马特拉, Mathura 出土马特遗址, 及贵霜王或阿育王造像, 与其所铸造的钱币上之贵霜王或阿育王造像和文字)。

得叉尸罗(咀叉始罗, 竺叉尸罗, 竺刹尸罗, 贤石城, 断石城, 石室城, 断头城, 今之东巴基斯坦北部达夏西拉, Takshaila, Takshasira, Taxila, 或希尔卡普, Sirkap, 摩尼宝苑, 轮王苑, 园宝, 法王塔, Dharmarajika stupa, 出土的银卷片造塔记及许多钱币, 西元 1910 年初期,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在其西元 1916 年出版的西元 1912~1913 年的「达夏西拉之挖掘报告书」中, 指称在此城的法王塔挖出一件滑石制的舍利容器, 内有一银盒, 内含舍利盒与一卷刻有佉卢文字的银卷片造塔记)。

雀离浮图（雀梨佛图，（金）轮（葬）塔，轮王塔，**Cakri Stupa**，或沙日记德里，**Shah-ji-ki-dheri**，今之东巴基斯坦北部白夏瓦东南之布路沙布罗城之东南，出土法王或转轮王葬塔与其造塔记）。

马尔丹（**Mardan**，今之东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沟地带，**Swat**）。

Sudarsana [梵音]：[梵]明夜，某王女名。

Sudarsini [梵音]：[梵]某莲池名。

Puskaravati [梵音]布色羯逻伐底[梵]**Gandhara** 首都名[汉译]青莲花城。

Magadha[梵音]摩揭陀，摩竭（提，陀， ），摩伽陀（ ），麻伽陀，麻葛答，默偈：[梵]（国名，南部 **Behar**），摩竭陀国民，一个（中?）印度王国，佛教摇篮，**a kingdom of Central India (Southern Bahar)**，**the cradle of Buddhism (about 400 B.C.)**，**covered with Viharas and therefore called Bahar.**

[汉译]善胜（国），无恼害国，不恶处国，星处（国），甘露处国，**virtuous conqueror, starry dwelling.**

Bihar, Bahar, Behar [梵音]：[梵]今东北印度 **Bihar** 州[汉译]

Buddha-gaya [梵音]：[梵]佛陀伽耶，今东北印度 **Bihar** 州之 **Bodhgaya**，位于佛陀得道之 **Gaya**（圣地名，山名，圣仙名，民族名，象（头山），家（族），家产，富有，汉音译为伽耶，伽阇）附近之圣地名，亦即佛陀成道之圣迹。[汉译]

Patali-putra, Kusumapura, Puspapura[梵音]波咤利弗多（城）：[梵]摩揭陀 **Magadha** 亦即 **Bihar** 之首都名，或希腊人所称的 **Palibothra**，位于 **Ganges** 恒河与 **Sone** 河交流处，今之 **Patna** 附近。**Patali-putra** 住民。

[汉译]花氏城，花子城，华氏城，华子城。佛灭后 294 年第三次佛经结集于华子（花子）城

Pataliputra（据分别说部之说，但另有异说）。

Patali[梵音]波咤厘，波咤梨：[梵]**Patala** 树（学名 **Bignonia suaveolens**，淡红色或玫瑰色，有喇叭状花的树名）[汉译]波咤厘，波咤梨。

Patala[梵音]波罗罗（华香），波咤罗（花）：[梵]**Patala** 树（学名 **Bignonia suaveolens**），淡红色或玫瑰色，有喇叭状花的树名[汉译]灰色，波罗罗（华香），波罗罗（花）。

Kasmira, Kashmir[梵音]罽宾（国），叶弥罗，羯湿弭罗，迦湿弥罗（国，城）[梵]源自或属于 **Kasmira** 的，**Kasmira** 国或王或人。蕃红花。

[汉译]罽宾（国），罽宾国师，迦湿弥罗师，迦湿弥罗国（毗婆沙）师。今之阿富汗首都 **Kabul** 喀布尔，**Kubha** 河，**Cashmere** 卡西米尔）。佛灭后 674 年第四次佛经结集撰成「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二百卷。

罽宾国（**Kubha, Kubhana**，乌场，乌长，乌苾，乌仗那，**Uddiyana**，今之东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沟地带，**Swat**，或弗迦罗（婆多）城，布色羯逻伐底城，青色莲花城，或（安息语）善见城，循鲜城，**Puskaravati**，今之东巴基斯坦北部加尔沙达，**Charsada**，及佛沙伏，跋虏沙，今之东巴基斯坦白夏瓦县的沙里拔罗，**Sahri-Bahlol**，及白象宫，象白山，弹多落迦山，檀特山，如来舍眼施人处，今之东巴基斯坦白夏瓦县之塔克地巴害，**Takhti-Bahi**，或迦湿弥罗，今之喀什米尔，卡西米尔，**Kashmir, Kasmi-ra, Cashmere**）。因其盛产青莲，故也名为「青色莲花城」，而有大量以莲花譬喻之莲花（法华）经与莲花座之由来。也因其地处原始佛教创始地尼泊尔之西方，而有以此大乘佛教、佛经造经、佛像造像创始地，做为西方极乐世界净土之由来。也是以此地为中心，做为佛经或佛教世界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展之所谓几界天之说。而其所谓四大天王，亦即阿育王之四个儿子，各统治其因古代对天文地理的无知，以致坐井观天地自称的所谓四大洲或国或地。而此四大洲并非一般佛经论述或注释，或今日一般所认知之玄虚化或神话化的宇宙或现实地球世界之四大洲。

犍陀罗国（干陀逻，干 逻，干陀罗，香（山）国，香地，众香国，香净国，香醉山，**Gandhara**，或犍陀越国，**Gandhavati**，及其东南之布路沙布罗城，布路沙布逻城，富楼沙（富罗）城，丈夫城，**Purushapura, Purusapura**，或华子城，华氏城，花子城，花氏城，波咤利城，**Pataliputra**，今之东巴基斯坦北部白夏瓦，**Peshawar**）。

堵货逻国（大夏国，**Bactra, Bactria**，吐火罗，兜佉罗，兜佉罗，呬摩坦罗国，**Tukhara, Tokhara**，或巴达乡，**Badakshan**，波斯萨珊王朝，**Sanan**，今之阿富汗北部）。

般若金鑰

迦毕试（**Kapisa**，贝格拉姆，阿育王的夏宫，今之阿富汗东北部）。

高附（**Kubha**，今之阿富汗东北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Kabul**）。

薄罗城（蓝氏城，**Warirabad**，今之阿富汗北部巴尔克，**Balkh, Bahlaka**）。

安息国（**Arsak (es)**，波罗婆，**Pahlava**，波刺斯，**Parthes, Persia, Parthia**，今之伊朗）。

龙宫（龙树入龙宫得大乘经典，古印度东南部之乌荼国，**Udra**，婆楼那 **Varuna** 龙王的古塔庙，善财童子 **Sudhana** 之故乡，今之奥里萨，**Orissa**）。